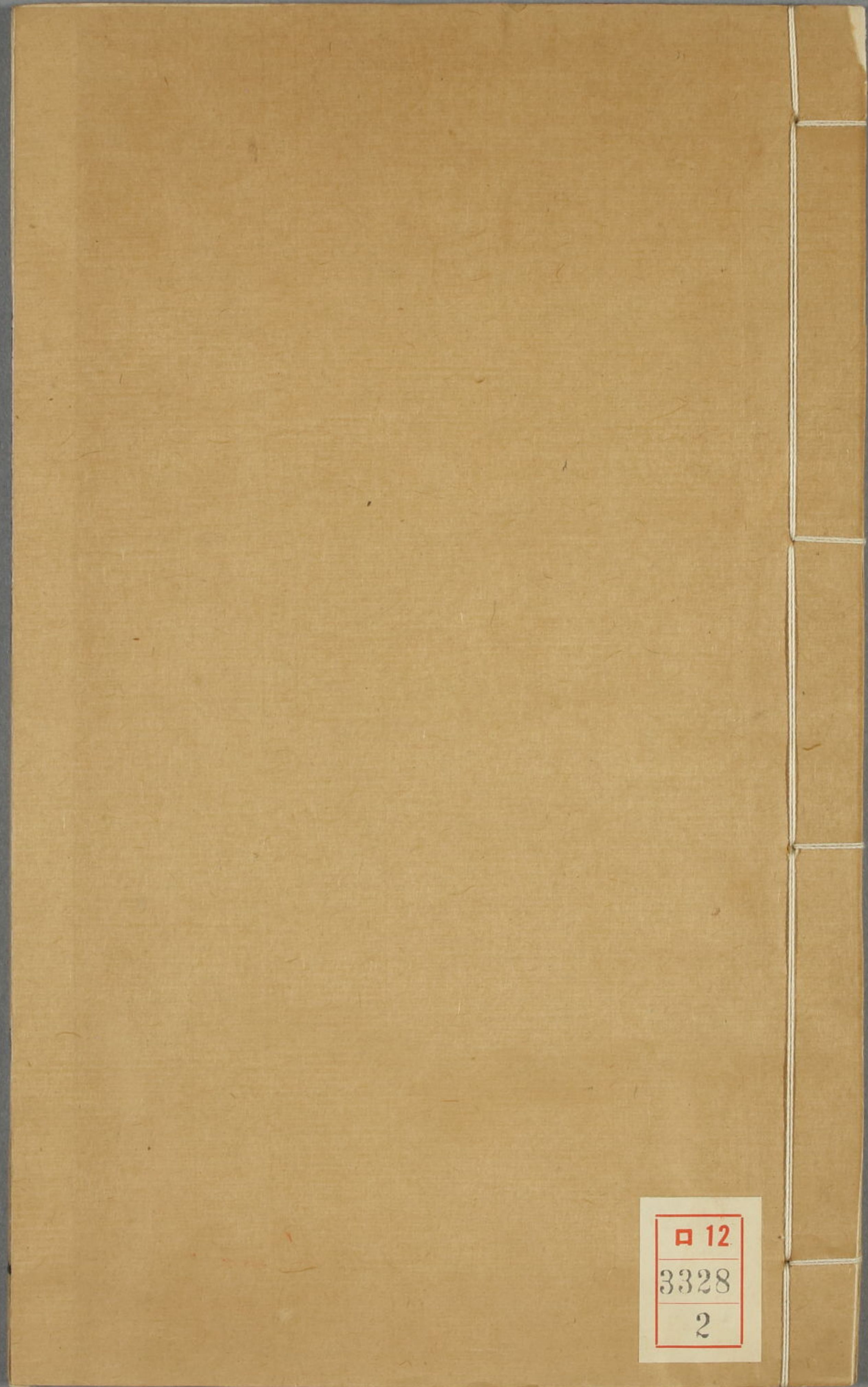




□ 12
3328
2



口 12
3328
卷 2

昭和十八年
七月二十五日
購求

四書記聞卷下

上元管同著

克明峻德

大學以克明峻德爲自明鄭康成訓峻爲大其解旣已當矣及其注書乃云俊德賢才兼人者而僞孔傳遂用其解其實非也古凡聲音相同之字其義多得相通訓大之字本當作峻峻山高也俊賢才也其本義皆不訓大而音與峻同則古人假借而通用之非古尙書必如大學作峻亦非大學自改書文斷章取義也

魏志陳思王上疏引書亦作克明峻德

朱長孺不知此乃云徧考



字書俊無大訓必從康成訓爲用賢同按夏小正時有俊風傳曰俊風者大風也初俊羔助厥母粥傳曰俊之者大之也俊之訓大其來亦已古矣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梅伯言曰邇言非淺近之言謂左右近我者之言也左右近我者之言人所易聽而舜獨好察焉則庶頑讒說無能入矣同按此言是也邇者人所易狎不泄邇者惟武王邇言者人所易聽好察邇言者惟舜兩者相殊皆帝王之盛事而舜之所以爲大智者此其一矣先儒謂於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則詢于芻蕘其

事已該於好問之中不當復綴以此且詩之辭曰唯邇言是聽唯邇言是爭此正謂惑於近習過聽其言也夫豈以聽邇言爲美事乎哉

隱惡而揚善

揚者明明揚側陋之揚也舉而用之謂之揚則廢而棄之謂之隱故古者謂不仕爲隱居也舜去四凶隱惡也舉元凱十六相揚善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言之中有善惡焉舜好察而去取之矣至於人之善惡則亦皆分別進退或用而或舍焉帝王之道不越乎聽言用人能如是故無爲恭己南面矣斯舜之所以

爲大智矣中庸此義與論語謂舜選於眾舉皋陶爲智正同儒者釋此乃仍主邇言固誤而或者釋云掩人之惡揚人之善此亦東漢以後賢士大夫長者之行耳爲天子者夫豈以是爲貴哉

抑而強與而強者居之

此兩節而字皆與爾通而訓汝蓋上節似言強有三種下節乃言南方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之強汝強者居之則論強似惟二種矣然此特言其性之所近耳若精論之則君子有君子之強不以南方之寬柔自限豈汝強者必如北方之衽金革哉兩而強語正一

貫釋次節而爲虛字而以末節爲汝所當強者不必然也此座師劉侍郎之說同爲記之

載華嶽而不重

近有謂中庸之書於山言華嶽華嶽在西證此書出於漢人予嘗出言以折之曰漢都長安去河近而去海甚遠信斯言也彼下句卽曰振河海而不洩也何哉夫古人屬辭亦何所拘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爲曾子言當在魯爲孟子言實在滕魯之與滕豈其有江漢耶則爲是語者又將疑爲楚越人耶甚矣其謬也然則子思魯人舍泰岱而遠言華嶽遂一無說

乎曰有周之西也都於豐鎬廢邱職方氏明云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矣及其東也遷於洛邑職方氏又明云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矣華嶽既高大又適爲天子所都兩州之山鎮則周人言山必首舉焉而初不及乎泰岱是亦當時之常語而已讀古人之書當知其世而不可泥也華嶽王畿之山也高且大故舉焉涇渭伊洛灋澗王畿之水也狹小不足云則捨之而別言河海屬辭比事之體皆宜如是焉耳嗟乎漢人立說之精無過董生取董生之言而較諸中庸吾未見其盡合也況其下者復有何人而謂

能爲是書歟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以講軍實臺以望氛祲望氛祲故曰靈臺有靈臺故曰靈沼靈囿是其名皆非民所加也然而民之於上其好惡見於言語之間當孟子至齊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民之言此若不知爲誰氏之囿者蓋憤怨之極其辭有若是者矣彼梁之國前夾林而後蘭臺得無有類於是乎然則謂臺曰靈臺謂沼曰靈沼第稱其本名而民情已可見已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陳君舉曰人皆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子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漢書食貨志檢作斂是也夫豐歲不發凶歲不斂豈所謂無常平乎同按此解實勝趙岐朱子三代之常平雖無明證而古者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是必上之人代爲經理而壹聽民之自爲者不能然也龍子曰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夫樂歲苟於常賦之外多取於民抑豈得不謂之虐哉龍子所言蓋漢書所云斂者而已斂者何也常平之法而已戰國之世聽民自爲而不知爲斂故豐年有餘則自

以之食狗彘此龍子孟子所以嘆也閭百詩乃云民雖豐穰未必以人食予狗彘仍當作檢而屬在上者言嗚呼漢文有言爲酒醪以麋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後世之食人食者夫豈止於狗彘已哉而欲爲斂焉非虛名則官吏緣以爲姦以擾百姓民安得而無餓莩可痛也夫

吾王不豫

豫卽游也變文以協音耳左氏傳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服虔引此爲證謂宣子游其樹下而趙岐注此亦卽引左氏爲說譽與豫同一義也釋爲樂而解

左氏之譽爲贊美者皆非是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公劉之好貨徵之以詩而積倉裏糧者詩所詠也若夫胥宇而及姜女此遷徙必然之事何以知太王之好色而民無怨曠耶吾讀禮記哀公問孔子告哀公曰昔者三代明王必敬其妻子也有道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由是言之愛厥妃而民無怨曠周之人必習傳其說矣孟子所言乃周人習傳之說其引詩特取與言公劉者相稱耳而非直以是爲徵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李文貞公讀孟子劄記曰此節言浩然之氣固配義與道矣然乃集義於內而自生者非行義於外而襲取者使其行義於外而不根於心則心必不慊足而氣爲之餒矣雖欲襲之不可襲也告子勿求於氣者正謂義之在外由此觀之義豈在外也哉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也同按文貞公此解甚當勝於朱子此事合義而他事有不合義之說然襲字解之未明蓋襲者襲裘之襲非如齊人襲莒之襲記明人已言之

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

李文貞公謂見禮知政四句爲贊孔子之辭而非子貢之自道其說非是季札觀樂自舜禹湯文以下皆能知之而辨其差等豈學如子貢而不能然乎以是爲贊孔子則指其一端而不備矣朱子之解無弊也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

周理衷曰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卽周禮筮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筮而攻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集注以環爲四面攻圍則環攻與得天時不相洽故必增曠日持久四字以聯綴之不如此說之直截而有根據也同按注之失在增字而周說則大

非是周禮春官箬人九曰箬環鄭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疏曰環與環人字同環人掌致師知此經筮環亦是主致師以卜之事也按此則環者致師也筮環者筮致師也安得以環爲筮且筮則有凶有吉筮而攻之何以見其必吉而又何以解夫三里七里其爲說蓋無一可通矣予謂此一節卽注首節時日干支孤虛旺相之說耳按世所傳太公兵法曰背孤擊虛萬人無餘其法在子則東孤西虛一可敵七在丑則南孤北虛一以敵三餘率倣此又世所傳古陣法有烏虎龍蛇景死驚開諸目皆以方向配日時兼五行

歷家之說雖皆後世偽書不足爲信要之其來有自故孟子已言及天時矣夫攻城而圍一面未必與吉者適相值也環而攻之則方向與日時必有陰相配合者矣然而有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朱子解天時環攻本不誤而於此增曠日持久之文則似未明經義不知旣曰環攻則一日之間卽必有值天時之善者不必曠日持久也然去注此句而存其上下之文則經義自明何必更爲他說也哉

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

夫卽指王驩夫旣或治之予何言哉言彼已治之無

俟予言也蓋聘弔鄰國使與介各有當行之事志相合則商而行之可也志不合則各行其事可也而謂驩爲夫則孟子惡小人之意可見矣

左氏傳稱人爲夫處數見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昔之說者謂三代授田不殊而丈尺有異此定說也孟子之書本言畝而非言夫夫畝計以度王者更姓改物必先同律度量衡故五十七十百畝者三代之度其尋丈大小不同而非授田之多寡異也何以證之昔殷湯之國以七十里興而孟子稱其事葛

四書詩傳卷下
爲以大事小然則葛之爲國殆不能七十而或以五十里矣夫葛固伯爵而何以不能七十里哉此孟子據殷制言之耳殷人所云五十者周人所云伯七十里也殷人所云七十者周人所云公侯百里也觀建國之里數則授田之畝數可推而知蓋自禹平水土濬畎澮距川而溝洫定授民之田殷與周不能增易矣故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以明周甸仍禹甸也然而更姓改物用吾之度而更定其田畝其爲度也減而小則其爲畝也益而多以是見各朝之制有不同焉而已宋羅泌之徒乃謂夏時水土初平可耕地

少殷周人盡力而地益闢故授田愈多則大謬之說矣周之百畝止當今之二十三畝四分有奇今江南之稻田自佃一畝歲約收穀二石四斗二十三畝歲約收穀五六十石折半爲米三十石人歲食三石六斗可食八九人八口之家略足以養矣夏殷之所授亦必與周同使夏田五十乃爲周田百畝之半則當今田僅一十一畝有奇彼授田於夏者雖力耕何以贍哉夫井田之制溝洫經界其定制也甚難使三代受命必增減變易大改前朝之制度則不惟徒滋煩擾也而其力亦日不暇給矣三代不變者溝洫與授

田之數也三代各變者度之不同而制畝有廣狹也
變其畝而未嘗增減其田故五十七十苟以周制言
之則皆一夫受田百畝而已矣

周人百畝而徹

鄭康成注周禮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朱子取以注
孟子說經者多不然之吾謂必云分用於鄉遂都鄙
亦誠無明據若周人兼行貢助則確當不可易也惟
助爲有公田孟子旣以詩爲證矣孔子曰藉民之力
而砥其遠邇公羊傳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
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此皆周助之明徵也

然則何以知其又用貢也授民以田而分取其穀非
助卽貢耳無他法也周人惟取貢助而兼行之故曰
百畝而徹徹者通行貢助之謂也朱子言周田制旣
知用康成之說矣其解徹乃曰耕則通力而合作收
則計畝而均分是一事而解之爲二於辭義皆爲旁
出也夫旣一夫授田百畝固無取乎合作而均分苟
合作均分則勤惰不能明彼小民何以服耶昔者魯
宣稅畝十取其二而有子告哀公以盍徹蓋夏貢殷
助其取民皆什一而周兼用之故行徹卽爲非取二
而無俟煩言爾若第謂合作均分則上之所取安見

四書講義 卷下
必爲什一彼其言殊未明了矣夫周之徹惟爲兼貢助故孟子旣言三代之田而釋其義矣其下遂承言貢助而不復言徹也其引龍子之言極言貢害此正謂周之貢法而周末行之失其道者其曰粒米狼戾則寡取之所謂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也其曰糞田不足則必取盈所謂凶年饑歲倉廩實而府庫充也此皆言戰國之時諸侯取民之事耳若夫禹貢田有定等而兗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度龍子所云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未必非貢之初制也然而夏時行之不爲害者夏田之溝洫皆禹所盡力初爲足備旱

潦度其時雖凶年而不爲大患至於王之游豫且休且助則民雖供上而上常有以恤民雖行貢其何傷耶周徹之貢初亦必如夏制迨其後溝洫恤民之政皆不如古而行貢者獨取數歲爲常之言執爲定例而不顧病民此民之所以重困而貢不可行已蓋自周末以來諸侯廢助而專行貢而附益以便其私故論者皆惡之春秋初稅畝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此與公羊所言公田居一者皆助法而非貢法穀梁言之正如龍子所云莫善於助之意其實周時貢助兼行非專用公田而行藉公羊穀梁之說猶皆

未備焉耳大抵戰國之時助法已絕故公穀直以爲古事而孟子言周行助亦惟有詩之可證而已要之周田制之名徹則正以兼行二者論者不知之而必謂徹法異於貢助夫使徹法果異於貢助孟子何以但言貢助而於徹竟置不一言哉其亦未明文理也已

有爲神農之言者

漢藝文志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桑事託之神農顏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同按此書管子謂之神農之教文子謂

之神農之法呂氏春秋引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鼂錯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不能守也然則此書蓋止以耕桑爲重故極言粟之可貴如此班氏序之曰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諄上下之序其所言正如許行之意是必二十篇中固居然以此爲之說矣

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

趙注不祭則不宴如喪人按宴者卽燕饗之燕曲禮
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王制祭器未成不造燕
器其所言皆是義也俗解以晏安言之誤矣

葛伯仇餉

予幼讀孟子至所言湯事葛事而心輒疑焉至於今
其疑未釋孟子曰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又曰君
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葛爲諸侯何至犧牲
粢盛之不具問之可也伐之可也胡爲遺牛羊而代
之耕耶當是時放而不祀者幸惟一葛設使湯之四
國相率皆然湯將何以給之予嘗往來河南求古國

之所在葛者今甯陵亳者鄭康成謂在今偃師則去
寧陵八百餘里皇甫謐謂卽今商邱之穀熟鎮其去
寧陵猶八十里不知亳眾將自捨其田而往爲耕乎
將亳有閒民已無事而專代鄰耕乎彼饋食之老弱
將自亳而移家於葛乎將朝發夕至終日僕僕於道
塗乎揆之理度之情類鄉曲好事者之言殊非事實
吾意古尙書文亦止云葛伯仇餉所謂仇餉者不可
知爲何事也至後世乃或言其本末如此孟子亦姑
取後世所言稱而述之焉耳萬章言象計謀殺舜舜
能自脫朱子謂事有無不可知孟子但以天理人情

四書詞聞卷下
爲斷湯之事殆亦其類乎然而稍遠於情矣

陳仲子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曰於陵子仲尙存乎何以至今不殺也鮑彪注此別一人非孟子所稱周理衷曰仲子當齊宣王時威后當齊王建時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尙在同按此二說皆非也齊趙異國也惟仲子之名聞於趙者數十年而不聞齊有殺之之事故威后問其尙存與否其存不存使者不之言今豈得而知哉於陵子仲必爲陳仲子不待辨而可知彼鮑與周何其泥也

又按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鱗不如盜也韓非書齊有居士田仲者不仰恃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田仲亦卽仲子陳與田皆齊之國姓也以是言之仲子非特世家而亦且齊之公族矣

匏匏往將食之

將取也書微子將食無災文選注二十七引孟子作將而食之語意尤明

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

國語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杞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陳由太姬按齊之國不由邑姜而由太姜則望

四書詩聞 卷下
固太姜之內族而周之貴戚也故晏子言齊地曰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而伶州鳩曰我姬氏出自天鼃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逢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天鼃及元枵齊之分野然則姜氏久國于齊而太公卽有逢之子姓耳蒲姑氏或云與商同姓其代有逢之故今不可知要之逢公猶爲太姜之姪度其國滅特近在王季文王時殷商之季世矣然則避紂而居於東海太公蓋依其故國而周封以齊亦卽以其故國子之云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趙臺卿謂無頌爲詩亡胡文定及朱子謂雅亡爲詩亡近李文貞公謂正風正雅不作爲詩亡是三說者同竊以爲皆非也正雅頌固詩也變風變雅亦詩也孟子明曰詩亡詩亡何嘗若後賢如是之區別哉夫迹者猶傳所言車轍馬迹云耳古者天下之詩必因王者之迹而後得著王制曰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惟其必陳詩是以國有輶軒之使采之民間以待貢於天子及周之東雅頌旣不作而巡狩之事絕焉無

四書詩譜 卷下
聞則諸侯不復采詩而陳詩之事廢矣夫巡狩絕而陳詩事廢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所謂亡者風雅頌正變皆亡之謂也然則今所傳詩乃有鄭莊秦康陳靈曹恭時作出於春秋之後者此何說也曰豈惟是哉入春秋數十年魯之人且爲頌以美其君矣詩歌文辭之作何日無之要之無貢於天子之事則直謂之亡而已矣善夫薛收問於文中子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文仲子所謂職詩卽古者陳詩采詩之事耳嗚呼陳詩以觀風則美刺存焉而黜陟起焉

矣詩不上陳則得失不可知而是非紛紛殺亂當此時也欲不作春秋豈可得哉

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

莊子盜跖篇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兄弟疏戚有倫乎是當時有爲放象之說者

源源而來

說文諺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諺諺而來同按諺諺而來特言舜召象之來耳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然後爲象常來之實也今本改諺爲源而釋爲如水流相續不絕者其辭重複非是

禹薦益於天

孟子此章述古事雖如此而以今考之則猶有說焉當堯之崩舜年固未甚老舜之崩禹年則既老矣故在位僅七年耳若益當舜初事堯時已使掌火更舜攝政踐祚復得七十餘年又加禹之七年然則當禹喪終時益之老已極矣古以益爲皐陶子列女傳曰畢子生七歲而佐禹其言未必可信要之卽如其言益是時亦年踰九十且百歲矣堯舜禹三君皆饗大年然既老則必使人攝使益竟得爲天子而是時亦正使人攝之時也豈猶可以踐位哉孟子曰歷年少

施澤於民未久此特以相禹言之若益歷事二朝施澤豈可謂不久而朝覲訟獄謳歌不之益而之啟者以益老甚不可爲君也其情事曲折恐如此殆可以補古說之闕云

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郝京山云忠信爲周言貞子爲陳侯忠信之臣也黃太沖極取之而周理衷以爲穿鑿同按孔子在陳所值者潛公名越不名周趙岐本誤且孟子此言謂孔子爲潛公臣耶則孔子未嘗臣陳謂貞子爲潛公臣耶則潛公之臣何以見其卽賢其於文皆爲不明矣

司城貞子卽左傳之公孫貞子以尸將事於吳者故當時謂之爲忠信古訓失傳而學者少見多怪可慨也

史記索隱按左傳潛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檢左傳無此文所言者卽孟子趙注耳

接淅而行

說文澆淅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澆淅而行同按孔子急欲去齊米已漬矣不欲更留炊食故淅乾之而挈以行此固事理所有而其行固已速之至矣今本改澆爲接接淅旣於解難通矣且孔子急欲去齊亦特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耳而必若是之皇遽也胡爲者哉

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古之河自龍門而下折而南流故龍門以西濱洛爲河西

今同鄆等州

龍門以東據汾爲河東

今汾蒲吉解諸府州太行

之南殷虛爲河內

今彰德衛輝懷慶等府

太華之東號略爲河

外

今陝州

蓋自左氏及戰國人所言者不出此矣惟孟

子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此河西名爲別異蓋禹河至黎陽釀爲二渠一北流爲大河一東流爲漯川自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而漳水行河之故道水經注曰淇水右會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邱遮害亭東黎山西北王豹處淇者謂淇水也河

四書訓義 卷下
者宿胥之河卽水經所謂大河故瀆也然則此河西止謂淇水之左右耳趙注引詩說此最得而講家不能申其說故特爲疏之

五霸桓公爲盛

世或謂伯者爵也宋襄秦穆楚莊強弱雖殊均非有周命爲侯伯者故必昆吾至晉文乃可謂之五霸同竊疑其未必然也霸之說有以爵爲言者有以德爲言者以爵爲言則文王嘗爲方伯周公召公分主陝東西爲二伯而何但五君乎故言霸者皆以其德而已以德爲言而其人統爲三王之罪人仲尼之門五

尺所羞稱故言德者皆以其德之衰而已昔者夏室中衰昆吾氏乃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商之衰大彭豷韋復紹其緒史伯稱其佐制命於前代是三君者行事甚忠敬儒者曷爲惡之哉藉曰惡之而其事豈必下於齊桓哉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此明爲宋襄以下言之而非昆吾至晉文之謂也且夫帝王侯伯皆爵稱也太史公曰周武王爲天子後世貶帝號號爲王明古者惟周稱王而夏商則猶稱帝故禮曰帝入太學易曰帝乙之歸妹然而孟子言之則曰三王賓媚人曰四王非王而曰王未嘗爲伯而曰

伯者夫皆以德言之耳曷足疑乎若夫班氏白虎通載或人之說易宋襄以闔閭而或者又以勾踐當之其說未嘗不可通然二君非賓媚人之所及知則知其非孟子之所謂已

無有封而不告

周禮大司徒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鄭康成注溝穿地爲阻固也封起上界也同按葵邱之命無有封而不告所謂封者正指溝封爲說耳設險以固者守國之宜然形勢利害或與鄰國相關苟不告焉非同盟之道矣宋塞鴈門蓄塘水而契丹

遂以爲辭此與曲防遏糴正一類事也郝京山不從舊說其見自是而讀封爲窆以喪禮爲言則彌爲失之

白圭

戰國時蓋有三白圭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魏取中山在文侯十七年下逮孟子至梁之歲七十三年矣此魏之白圭也貨殖傳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此又一白圭也孟子之書自謂治水愈禹欲二十而取一此又一白圭也三者名同而人異太史公誤以貨殖之白圭列於魏文侯時圭

四書言解 卷下
之言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白圭拔中山去商鞅之死七十三年去鞅爲大良造亦六十三年矣彼何以稱及鞅哉夫拔中山者蓋樂羊吳起之流貨殖之白圭則富商大賈而不必嘗仕宦其爲時不可決知也太史公誤謂與李悝並世然第言圭善治生而絕不言其仕魏則雖誤而猶未甚也要不若圭自言者之足據矣若夫孟子之白圭誇治水欲二十而取一此蓋好爲高言而不通曉事體微特不能上及文侯其與逐利趨時若鷙鳥猛獸之發者亦豈一人哉自林氏以來說此多誤予是

以詳辨之韓非子曰千丈之隄潰於螻蟻之穴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患此白圭其諸孟子之白圭與

亡親戚君臣上下

錢君辛楣史考異曰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記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五帝紀不敢以富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皆指謂其父母也正義以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同按親戚之稱自古有二解墨子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得爲孝子管子其有親戚者必遺之

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若此類者固皆專言父母矣然微子世家箕子者紂親戚也王子比干者紂親戚也箕子比干實紂之諸父而史公亦以親戚言之則親戚又長上之通稱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孟子曰亡親戚君臣上下則親戚者兼母與兄也伍奢之子尚謂其弟員曰我能死爾能報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尚與奢俱戮而死則親戚者兼父與兄也信陵君言秦事曰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則親戚者

并兼母與舅也左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國策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懼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則親戚之所該更廣此其稱當隨文解之不可併合而歸於一宋羅泌惟知親戚爲外親遂謂箕子者箕伯之後舜之苗裔其爲說固疏陋而可嗤而少詹一以父母爲言亦失之矣

山徑之蹊間

姚姬傳先生謂同云塗謂之路人行而成路則謂之蹊左氏傳牽牛以蹊人之田莊子至德之世山無蹊

四書訓義 卷下
隧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也同按說文俟待也从才奚聲或从足乃爲蹊然則蹊字本以俟待爲義凡言蹊者皆謂人嘗行處耳

以追蠡

追者攻治之謂也詩大雅追琢其章周禮追師追筭衡蓋筭以玉爲飾詩所謂副筭六珈是也此追之訓也蠡者說文虫部云蟲齧木中也而疒部又云瘞小腫也一曰族案臣鉉等曰今別作瘵蠡非是同按左氏傳謂其不疾瘵蠡也杜元凱注皮毛無疥癬然則瘵蠡卽族案疥疾之名也夫四代之樂若匏土絲竹

之屬固歲久而無復存者矣其存而可見者惟金與石其爲器皆由追琢而成者也而禹器用之者多則追琢之處剝石如疥疾者然故高子以爲尙於文王之聲也自豐氏以來解此多臆說不知追蠡音訓明見他經豈必遷就而求異解耶瘵俗字說文所無止當作族而蠡與案則皆非俗字也蠡爲蟲齧又爲蟲名又爲疥疾之名說文解字通例止取一二義旣載蠡於虫部而釋爲蟲齧木中矣故後二義不復言耳徐鉉等不知乃謂作蠡爲非是吾謂瘵爲正字案與蠡爲假借字皆未嘗非是惟加疒而爲瘵瘵乃非是

四書言聞 卷下

也

則之野

則猶乃也史記項羽本紀莊則入爲壽楚元王世家
成則殺尙夷吾漢書張禹傳禹則謂帝其用字皆與
此同不獨周書則至于豐如閭百詩所引已也

夫子之設科也

此以下趙注以爲孟子之自言朱子乃改夫子字爲
夫子而定爲亦或人之言以爲孟子自言之則意涉
於矜耳竊謂不然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闕黨
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不保其往

孟子之自言卽孔子自言之意耳豈可謂矜哉若或
人以業屨不得而至疑從者之庾其鄙陋亦已甚矣
恐其未能知是意也

四書記聞卷下終

翁子恆齋屬校管先生四書記間謀重刊之元煥少
聞之陳集堂年丈盛稱是書偶眎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一則邇言謂左右近習之言以爲義實勝淺近解
退而攷鄭氏注及易大義皆作是說知先生仍主古
訓而引申之耳今獲盡讀之益歎先生致力勤而用
心虛也如默識章何有於我哉釋爲自任之辭從集
解固天縱之將聖將訓大集解考異引孔注同朝與
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侃侃訓和樂從集解正義必有
寢衣長一身有半寢衣依孔安國注作被引左氏秦
復陶翠被爲證說文被爲寢衣衾爲大被是漢制非

古制唯求則非邦也與兩節皆爲孔子言本注疏袁氏簡齋亦有說不占而已矣主鄭注無恆不占言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主包氏邢氏說知及之章當言天下國家之事本注疏期已久矣期可已矣從舊說上期讀如字下期讀爲暮喪致乎哀而止用孔注吾王不豫用趙注豫卽游則不敢以宴解宴爲燕饗之燕用趙注夫子之設科也夫子作夫子用趙注之類皆古訓也其推闡集注以爲說者如無違非無違僖子之命而學禮鄭氏少谷毛氏大可失之攻乎異端不從攻擊攻惡攻錯諸訓吾道一以貫之辨講家言見忠

恕猶小齋必變食辨朱氏竹垞飲酒肉加多之說南

宮适章夫子不答卽罕言命天道不可得聞之旨朱

或問語錄中最詳是也至其抒所得識議精闢能

發前人所未言如三年無改三年者主人君諒陰士

大夫廢業之制宰子晝寢謂卽任情放達與原壤子

桑伯子一流子在陳章分狂簡斐然成章爲三簡非

卽狂斐然成章如禮樂文章之士子游子夏子張其

人焉能爲有焉能爲無主闢賤有尊無之說與夫子

答子路問事鬼神者同無有封而不告主周禮溝封

釋爲設險守固之訓葛伯仇餉疑好事者托詞非情

實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太公爲有逢後東海蓋依其故國周卽以故國封之

據閭氏釋地續謂當在琅玕海曲舊作汲縣者非

禹薦益于天益歷事三朝計年亦踰九十若云施澤不爲不久而不得位者以老故也之類昔賢所云從無字句處得之洵可爲善讀書者法也他若哀公問社依鄭君本作主當作問社主性與天道天道主陰陽五行言卽吉凶休咎感應之說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聚斂卽春秋哀公十二年用田賦事浴乎沂風乎舞雩據水經泗水注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桓魋之死引左氏哀公十四年傳自經于

溝瀆溝瀆卽句寶作地名解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據

包氏以爲善辭漢魏閒所引已有二說皆與黃氏式

三說同見論語後案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作斂

主歲豐孰斂藏言本漢書食貨志

錢氏養新錄亦從之有爲神

農之言者引漢藝文志

太平御覽引尸子云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神農氏

鈔帝王部引尸子云神農氏并耕而食以勸農也尸

子名佼魯人商鞅師之其言並耕而治與許行同記

聞未引是匍匐往將食之將取也

焦氏正義引爾雅將資也熊氏藕頤

訓將爲持王者之迹熄而詩亡主王制巡狩陳詩言

亦一說不分風雅頌正變皆亡

顧氏震虞東學詩有迹熄詩亡說與此合接浙而

行接浙作境浙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河西指淇

水言本趙注詩說白圭引韓非子國策鮑彪注白圭

引山徑之蹊間蹊待也引說文程氏通藝錄蹊凡二

者以追蠡追訓攻治姚文僖求是齋藁追皆與焦氏

循孟子正義同焦氏黃氏書俱晚出未見是書故書

中不之及校既畢略就所見附著如右備參稽焉先

生所著別有七經記聞不知今有傳本否光緒壬辰

天中日里後學甘元煥校記

右四書記聞上下卷上元管異之先生同著先生孤

貧力學弱冠負盛譽為姚惜抱入室弟子與同縣梅

先生曾亮以古文頡頏名天下時并稱曰管梅道光

五年舉于鄉公車再罷無所用退而據其蘊蓄一發

之于文鄧尙書廷楨撫皖中開八箴堂召集一時名

宿先生與焉居節寡者六年未幾旅卒尙書敘次遺

文繡梓行世光緒己卯鄉人士醵金重葺今所傳因

寄軒文是也是書多舉平日所聞師友緒論末附己

意折衷焉以求其當其所疏通古誼引證今事洞中

窻奧曲盡經外微旨先生蘄為用世學蓋不欲以經

四書詩傳
生自居也卷內舊無序抑有而遺去據李氏宗沂署
檢爲道光二十一年距先生歸道山已踰十稔雕畫
極精緻字體瘦勁仿率更紙槧亦絜美可愛流傳未
廣尋毀于粵寇之難余訪求十餘年聞先生從孫紹
葆家藏孤本珍比球圖時有繙刻之謀迺諾而授讀
夫以一書之微而綿延于室家蕩析間關兵火中灰
燼僅存絕而復顯謂非先生精爽所式憑哉刻既竣
識諸簡末且附著行誼俾慕先生之風者讀其書可
想見其爲人

光緒十八年二月同里後學翁長森謹跋

